

41903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09
20000 48281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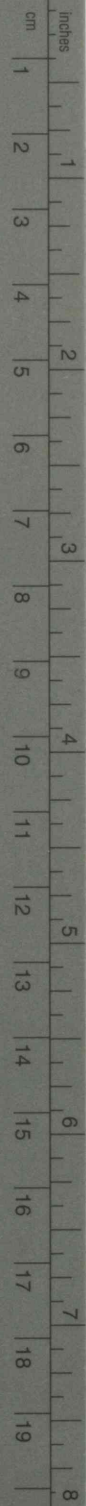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3759  
Shil3  
資料室





資料室

375.9

Sh113

中學教科書  
漢文用科

文部省檢定濟

明治四十二年  
二月十九日



島田

鈞一

編



書林

# 高等漢文新讀本 全

東京 明治圖書株式會社

## 高等漢文新讀本 目次

書洛陽名園記後	武昌九曲亭記	論養士	放鶴亭記	方山子傳	伊尹論	梨花	望湖樓醉書	諫院題名記	三晉滅智氏	資治通鑑
宋李	宋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宋司	馬
格	輟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光	軾
一	二	五	九	二	四	一	七	一	八	九

*to turn to one for assistance  
to go to one for*

高等漢文新讀本目次



資治通鑑  
練習

邯鄲之圍

上田樞密書

管仲論

梅聖俞詩集序

上范司諫書

瀧岡阡表

峴山亭記

死節傳 五代史

嚴先生祠堂記

題烏江亭

山行

鷺詩示劉叟

桐葉封弟辯

宋蘇

蘇

宋歐

歐

歐

歐

宋范

范

唐杜

杜

唐白

白

二七

三八

四三

四七

五〇

五五

六一

六四

七六

七七

七七

七八

七九

愚溪詩序

梓人傳

童區寄傳

漁翁

送區冊序

師說

送石處士序

新修滕王閣記

送廖道士序

祭十二郎文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後出塞

與韓荊州書

柳

柳

柳

柳

唐韓

韓

韓

韓

韓

韓

唐杜

杜

唐李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八一

八三

八八

九一

九二

九五

九七

一〇〇

一〇二

一〇七

一〇八

一〇八



峨眉山月歌	李	白	一一一
遊洞庭湖	李	白	一一一
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	唐岑	參	一一二
蘇建傳	漢書		一一二
廉頗藺相如列傳	史記	練習	一二五
灌夫列傳	史記		一三五
過秦論	漢賈	誼	一四七
蘇秦說秦惠王	戰國策		一五二
馮煖客孟嘗君	戰國策		一五八
左師觸讐說趙太后	戰國策		一六二
仁則榮章	孟子		一六五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孟子		一六七
孟子將朝王章	孟子		一六七

逢蒙學射於羿章	孟子	一七〇
有天爵者章	孟子	一七一





高等漢文新讀本全

書洛陽名園記後

宋 李 格 非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舉進士。以文章受知蘇軾，嘗為大學官。著洛陽名園記。因以論洛陽之盛衰。其後洛陽破于金，人以為知言。格非後為京東提點刑獄卒。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

謝疊山曰。此段言洛陽關係天下。



五季。五代之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是也。壘山曰。此段言名園關係洛陽。

又曰。此段總上二段。言洛陽名園不可無記。

賴山陽曰。宋人記文。大抵皆主議論。後

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爲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武昌九曲亭記

宋蘇轍

轍

蘇轍字子由。號穎濱。洵次子。與兄軾同登進士。又同舉制科。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諡文定。

世摹倣。愈出愈腐。此篇平平敘事。未著數行議論。沒緊沒要。無甚結構。而讀之有餘味。乃兄恐亦閣筆矣。

士門下侍郎。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諡文定。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陀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檜。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返。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



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蹇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

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諸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論養士

宋蘇

軾

蘇軾字子瞻。蘇洵長子。號東坡居士。舉制科。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尙書。元豐二年謫黃州。元祐初召還。紹聖元年南遷。靖國元年卒。年六十六。諡文忠。

談天。騶衍雕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



龍騶夷。豎白  
同異。公孫龍。  
鷄鳴狗盜。謂  
孟嘗君之客。  
並見史記。魏  
無忌。信陵君。  
齊田文。孟嘗  
君。趙勝。趙平  
原君。黃歇。楚  
春申君。

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

魏文帝時。立  
九品官人之  
法。州郡皆置  
中正。以定其  
選。

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



稿項當作稿  
項莊子列御  
寇稿項黃馘  
者注項稿瘦  
而無肉也黃  
馘髮黃而被  
耳也  
沈德潛曰智

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亾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隳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亾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

勇辯力四者  
處之得其所  
則為天下用  
失其所則為  
天下患。分富  
貴與共之。俾  
得自奮於功  
名之途。亂萌  
無自啓也。末  
路撇開養士  
結出先王治  
天下之大道  
眼孔尤高  
君子學道云  
云。見論語陽  
貨篇。  
熙寧。宋神宗  
年號。  
張君名天驥。

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放鶴亭記

宋蘇軾

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



賴山陽曰。叙  
事空濶清曠。  
非坡公無此  
筆氣。

係向也。

易繫辭傳詩  
小雅鳴鶴篇

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  
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  
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  
閒。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  
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  
則僦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  
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  
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  
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

衛懿公好鶴  
見左傳閔公  
二年。酒誥尚  
書篇名。抑詩  
大雅抑之篇。

此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  
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亾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  
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  
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  
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亾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  
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  
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  
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翾然歛  
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



之閒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  
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  
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方山子傳

宋蘇

軾

方山子。光黃閒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  
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  
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閒。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  
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  
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  
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

賴山陽曰。少  
時云。伏案。  
朱家。魯人。郭  
解。軹人。並漢  
代俠客。

冠頂曰屋。

沈德潛曰。寫  
少時豪俠。有  
鼻端出火之  
概。

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  
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  
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  
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  
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  
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  
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  
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閒。而豈山中之人  
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閒。今已  
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



又曰。應上自得。

沈德潛曰。立大節。狹天下。是一篇之主。

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閒多異人。徃徃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伊尹論

宋蘇軾

一賦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

孟子曰云云。見孟子萬章篇。

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



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闕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沈德潛曰。視天下云云句。收狹天下。

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闕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梨花

宋蘇

軾

梨花淡泊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

望湖樓醉書

宋蘇

軾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諫院題名記

宋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歷事英宗神宗。官至右僕射。元祐九年九月卒。年六十八。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所著有資治通鑑二百九十五卷。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閒相去何遠哉。天禧

天禧。真宗年號。慶曆嘉祐。

共仁宗年號。錢君錢昆字裕之。吳越王涼子也。樓迂齋曰。結句三四語。凜凜乎秋霜烈日。

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板。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於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三晉滅智氏

資治通鑑

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



繭絲謂浚民之膏澤如抽繭之緒不盡則不止保障謂厚民之生如築堡以自障愈培則愈厚。  
段規韓康子之相也。

史爲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

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螭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悞。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後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

任章。魏桓子之相也。



質的也。

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主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柰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臯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

安邑。魏都。平陽。韓都。

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亾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絳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絳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趙亾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絳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人。欲爲趙氏游說。



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繇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繇疵請使於齊。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亾。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

雲夢楚之地。  
產竹箭棠谿。  
戰國之時屬  
韓。出金甚精  
利。

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唯輔果在。臣光曰。智伯之亾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



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于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爲國爲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邯鄲之圍

練習

資治通鑑

軍法。八百人爲校。

周赧王五十六年九月，五大夫王陵復將兵伐趙。武安君病，不任行。五十七年正月，王陵攻邯鄲，少利，益發卒佐陵。陵亾五校。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疾，不肯行。乃以王齮代王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



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

周赧王三十七年。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徙都於陳。

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



說文錄錄。隨從之貌。

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  
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  
曰。王當歃血以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  
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  
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  
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相天下士矣。遂以  
毛遂爲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  
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  
趙。且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  
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名爲救趙。實挾兩

上。尚也。秦以  
戰而能斬首  
有功者爲上。  
故曰上首功。

端。又使將軍新垣衍。閒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  
共尊秦爲帝。以却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  
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卽  
肆然而爲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  
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烹醢  
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先生惡能使秦王烹醢  
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九侯鄂侯。文王。紂  
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  
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  
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今秦萬乘之國



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柰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

古者乘車。尊者左。虛左以迎禮之也。

贊告也。

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縱公子輕勝棄之。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勅晉鄙。



令救趙。及賓客辯士游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鬪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復還見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今公子無佗端。而欲赴秦軍。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侯嬴屏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爲如姬報其父仇。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晉鄙之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

虎威猛之獸。故以爲兵符。漢有銅虎符。

有所不受。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晉鄙若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至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王齧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武安君聞之曰。王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稱病篤。不肯起。五十八年十月。免



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病未行。諸侯攻王齕。齕數却。使者日至。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王與應侯羣臣謀曰。白起之遷。意尚快。快。有餘言。王乃使使者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齕解邯鄲圍走。鄭安平爲趙所困。將二萬人降趙。應侯由是得罪。公子無忌既存趙。遂不敢歸魏。與賓客留居趙。使將將其軍還魏。趙王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

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

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欲見之。兩人不肯見。公子乃閒步從之遊。平原君聞而非之。公子曰。吾聞平原君之賢。故背魏而救趙。今平原君所與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遊。尚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爲羞乎。爲裝欲去。平原君免冠謝。乃止。平原君欲封魯連。使者三返。終不肯受。又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



貴於天下士。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上田樞密書

宋蘇

洵

蘇洵字允明。其先眉山人。嘉祐中。與二子軾轍至京師。除校書郎。名動京師。治平三年卒。年五十八。世號爲老蘇。

田樞密名況。字元均。知制誥。後爲陝西宣撫副使。還領三班院。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

沈德潛曰。孔孟不棄天。

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愠。不忤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



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任以爲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

又曰。孔孟不棄天。自不棄天。

又曰。就責字反覆頓跌。

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



又曰。或者句。  
繳首句作鏤。

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

又曰。棄天囊。  
天用明繳。

又曰。逆天意。  
用暗繳。

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畊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夫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管仲論

宋蘇

洵



宋避欽宗諱以桓爲威。

林西仲曰通篇只罪管仲不能臨沒薦賢起起伏伏光景無窮。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

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有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



賴山陽曰。不言可也。一句結勁。拔之甚。東坡所無。

又曰。無惑也。句亦勁。

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

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鯀。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梅聖俞詩集序

宋 歐 陽 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幼穎悟過人。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大師。諡曰文忠。所著有五代史文集。行于世。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

又曰。結句亦勁。

梅聖俞字堯臣。宣州宣城人。從父詢以仕顯。聖俞以其蔭。補大廟齋郎。歷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歐陽修銘其墓。



林西仲曰窮字是一篇字眼。

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世之

王文康即王曙

賴山陽曰此句不唯照應冒頭其窮之久而將老一句筆底有淚

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柰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



玩年今五十句。知序爲生時作也。結處其後十五年聖俞卒於京師云云。知他時補書於序後也。細玩自明。

范仲淹字希文。天聖中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得罪。通判陳州。久之召拜右司諫。

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上范司諫書

宋 歐陽 修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卽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

李九我曰。二句是上半篇主腦。

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辯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



又曰。先寫宰相。只是陪正。寫諫官。是主。何等榮耀。

又曰。已上發公議所係句。

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

又曰。有待二字。是下半篇主腦。唐德宗時。裴延齡等以姦佞相次進用。毀詆大臣。陸贄等無敢救者。諫議大夫陽城乃伏闕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不聽。後德宗欲相延齡。

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



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

李九我曰已上破有待而言之非

又曰此一段

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

合人情。范公見之必感動

又曰已上勉其建言收拾全篇有力

瀧音雙瀧岡在今江西吉安府永豐縣沈德潛曰一篇以有待作主

賴山陽曰已童穉喪父故碑文總自母口中寫出

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瀧岡阡表

宋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



沈德潛曰。能養有後。雙提。

又曰。已下申明能養有後。

故其亾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

又曰。語治獄。下忽接乳者。抱子及術者。等言。字字悲愴。

又曰。仁孝雙收。

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



又曰。結一語。爲不辱其親。作案。咸平。宋眞宗年號。

山陽曰。寫母之賢。乃見父之賢。皆就己之得知者。叙之。而其不得知者。在其中矣。作法妙。

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亾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

嘉祐。宋仁宗年號。

今上。宋眞宗也。

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



儲同人曰。明繳有待意。而歸功祖考。字字得體。

沈德潛曰。繳有待。

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

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峴山亭記

宋歐陽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予頗

賴山陽曰。起處自眺望叙起。大是有色。晉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都督荊州事。祜卒。以杜預爲鎮南大將軍。大舉伐吳平之。羊祜在荊州時。樂山水。每風景。必造觀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襄



陽百姓於祐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墮淚碑杜預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熙寧宋神宗年號。

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

山陽曰。終亦以景色結之。與起處相應。

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



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是也。

末帝名友貞。太祖第三子。初封均王。及太祖遇弒。乃起兵平亂。遂即帝位。

莊宗。姓李。名存勗。小字亞

復道也。

死節傳

五代史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雞小兒

子克用之子也。襲封爲晉王。遂滅梁。稱帝。國號唐。

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閒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



李嗣源奇兵拔郟城守將劉遂嚴燕頤出走。

自大梁出師拒晉三日不能至河上故笑其言。

臣宿將多被讒閒。彥章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治者。具糶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

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三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棧。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棧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



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爲。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協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己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

使酒。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卽酗酒也。

夏魯奇嘗事梁太祖。與彥章素善。故識其語音。

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蹶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四年。今



明宗本名邈  
佶烈為晉王  
克用養子名  
嗣源及莊宗  
遇弑為叛卒  
所推遂即位  
牙將本營之  
將也

李嗣昭為昭  
義軍節度使  
故約謂嗣昭  
曰故使

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與彥章同時有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

楊行密王淮  
南國號吳  
徐知誥仕吳  
王楊溥為相  
遂受吳禪國

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耶。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為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為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為左監門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



號唐尋復姓  
李更名昇。是  
爲南唐。

爲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楊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爲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楊。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爲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爲

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求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效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



楊氏以壽州  
置忠清軍。後  
改清淮軍。今

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歎嗟久之。賜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病。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大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

復為忠正軍。  
以旌劉仁贍  
之節。

仁贍之節也。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于偽國之臣。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嚴光字子陵。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光武拜諫議。不受耕釣富春山。

嚴先生祠堂記

宋 范 仲 淹

范仲淹字希文。吳縣人。大中祥符間舉進士。後拜樞密副使。進參知政事。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皇祐四年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

范文正公作此記。李太伯在坐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從之。

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尊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題烏江亭

唐 杜 牧

杜牧字牧之。萬年人。有奇節。詩情豪邁。人號爲小杜。太和初。第進士。累官史官。修撰。大中六年卒。年五十。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山行

唐 杜 牧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鷲詩示劉叟

唐白居易

樂天自註曰。叟有愛子。背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年亦嘗如是。故作鷲詩以諭之。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元和進士。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後入主客郎中。遷知制誥。晚年宦情愈淡。唯以醉吟爲事。每一篇出。士人傳誦。詩名之盛。前古罕儷矣。以刑部尚書致仕。會昌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右僕射。諡曰文。有集行。

舊史曰。樂天大中元年卒。年七十六。與李商隱所撰墓碑不合。則舊史誤也。新史曰。卒於會昌六年。與碑所書合。可從。

梁上有雙鷲。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閒。一巢生四兒。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觜爪雖欲弊。心力不知疲。須臾千來往。猶恐巢中饑。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

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却入空巢裏。啁啾終夜悲。鷲鷲爾勿悲。爾當返自思。思爾爲雛日。高飛背母時。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桐葉封弟辯

唐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解人。貞元九年。舉博學宏詞科進士。累遷監察御史。擢禮部員外郎。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卒。于官。年四十七。宗元文章卓偉。與韓愈齊名。有集行。

桐葉封弟事。載史記及劉向說苑。天子無戲言。本史佚語。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



公入賀見劉向說苑。沈德潛曰。一層進一層。一語緊一語筆端有鋒。無堅不破。

老子其政察。其民缺缺。

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

註謂小明也。賴山陽曰。一結極高。三蘇史論稿中所無。

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愚溪詩序

唐柳宗元

沈德潛曰。以愚觸罪。愚字之根。說苑曰。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公問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爲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



曰。以臣名之。  
史記孔子世家曰。洙泗之閒。斷斷如也。  
沈德潛曰。以奇字跌出愚字。

邦有道則愚。  
見論語公冶長篇。終日不違如愚。見論語為政篇。

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砥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

八愚詩。今佚不傳。

蔣之翹曰。此子厚託物以寓意。為佐天子相天下進退人才者作也。  
裴封叔名瑾。

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梓人傳

唐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



子厚之姊夫。  
說文陳阨塞也。當作隙。寫轉作隳。

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

勞心勞力。見孟子滕文公篇。

六職。六卿也。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曰。十國為連。連有帥。

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



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

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



道謀是用。詩經小雅小旻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童童子也。區姓。寄名區音歐。

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童區寄傳

唐柳宗元

子區

賴山陽曰。是一瑣事耳。然而立為一傳。有序論。有贊。有贊。可為展短為長法。

賴山陽曰。是一瑣事耳。然而立為一傳。有序論。有贊。有贊。可為展短為長法。杜周之貞元十七年。中進士。元和。中。從事桂管。山陽曰。以上序論。又曰。以下童區寄傳正文。虛古通墟。南越中謂野市曰墟。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沒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為己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柳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恆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



山陽曰。得此一番問答。文乃有波折。能成一傳。

顏証。景卿之孫。元和初。爲桂管刺史。觀察使。

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郎。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卽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卽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

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漁翁

唐柳宗元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

送區册序

唐韓愈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擢進士第。累官刑部侍郎。憲宗時。上疏論佛骨。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召拜國子祭酒。歷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有集行。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劔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

鄉之行。劫者云云。此借行劫者口語。代一篇贊語也。

區音歐。

賴山陽曰。筆有畫意。是昌黎獨逸。



足音蹙然見  
莊子徐無鬼  
篇  
貞元十九年  
冬韓愈自御  
史出爲陽山  
令此序在陽  
山作其曰歲  
初吉當在明  
年正月矣

之閒。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閒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師說

唐韓

愈

賴山陽曰。聞道則惑解。惑字。道字。一正一反。說而無正反之跡。

沈德潛曰。道之所存。收應道字。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



孔子學郊子。  
見左傳昭公  
十七年。問禮  
於老聃。訪學  
於萇弘。見禮  
記。學琴於師  
襄。見史記。  
孔子曰云云。  
論語子張篇  
語。

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  
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  
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  
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  
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  
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  
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  
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郊  
子萇弘。師襄。老聃。郊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  
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

經聖人之書

德潛曰。開道  
上文歸宿。

長野豐山曰。  
古道二字。回  
應照收首句  
第一字。

石處士名洪

字濬川。洛陽

人。退居於洛

不仕。及此為

參謀。

烏公名重胤。

元和五年四

月。為河陽軍

節度使。御史

大夫。

嵩邨山名。瀍

穀水名。皆在

洛陽之境。

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  
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  
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送石處士序

唐韓愈

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  
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  
居嵩邨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  
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  
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  
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



王良趙簡子  
御造父周穆  
王御  
元和四年三  
月成德軍節  
度使王承宗  
叛十二月詔  
吐突承瓘討  
之  
歸音饋謂漕  
運

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  
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  
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  
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匱，吾  
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  
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  
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  
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  
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  
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

沈德潛曰：前  
一段祝後二  
段規以一語  
收之，非此便  
無力。  
又曰：注出於  
是東都之人  
句，猶羣山萬  
壑赴荆門也。  
滕王閣在今

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  
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  
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  
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  
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  
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  
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  
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  
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新修滕王閣記

唐韓

愈



江西南昌府  
章江門上。唐  
高宗子元嬰  
封滕王時建  
韓愈自註云。  
王勃作游閣  
序。王緒作賦。  
今中丞王公  
作修閣記。  
十四年。即唐  
憲宗元和十  
四年也。  
太原王公。名  
仲舒。元和十  
五年六月。爲  
洪州刺史。御  
史中丞。充江  
西觀察使。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係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僮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

賴山陽曰。未造觀而爲之記。自是難措手。乃因未造

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



觀處生景情。結處亦因此。悠然不盡文。情筆致使人。一讀十起。後人皆此殘香。賸馥如東坡。遠景樓記。學之而不至矣。沈德潛曰。總收上文。

五岳東岳泰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貫名菘翁曰。

者。蓋瓦級甄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尙能爲公賦之。

送廖道士序

唐韓愈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

神氣二字。字眼。

嶺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五嶺。蜿蟺。屈曲貌。扶輿。猗委也。磅礪。猶混同也。丹砂。朱砂也。石英。紫石英。白石。英之類。鐘乳。藥名。生山巖陰濕處。賴山陽曰。作不了語。作結最高。東坡方

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礪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礪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閒。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生邪。廖師郴人。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



山子傳似學此。

韓愈兄會無子。以弟介之子老成爲後。即十二郎也。沈德潛曰。直舉胸臆。情至文生。是祭文變體。亦是祭文絕調。又曰。祭文諫辭。六朝以來。無不用韻者。此以散體行之。故曰變體。三兄會介。亦也。

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祭十二郎文

唐韓愈

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

貞元十三年。董晉帥汴州。時韓愈在董晉幕。十四年秋。張建封辟愈爲徐州節度推官。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愈西歸洛陽。

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



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夭。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

天者誠難測  
神者誠難明  
所謂理者

老成二子曰  
湘曰滂。汝之  
子始十歲。謂  
湘也。吾之子  
始五歲。謂初  
也。其後湘登  
長慶三年第  
初登四年第

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



Mr. Kanbun is a very thin man, his mustache is red a

好絕 蘇外 幼黃 婦 綃

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



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唐韓

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爲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後出塞

唐杜

甫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遊長安。數上賦頌。拜右拾遺。坐房琯事。出爲華州司功。屬飢亂。棄官流落。曠放不自檢。大曆五年游岳廟。大醉暴卒。年五十九。有集六十卷。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筋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嫫媯。

與韓荊州書

唐李

白

韓朝宗。唐玄宗時人。爲荊州刺史。人皆景慕之。

李白字太白。蜀人。天寶初至長安。玄宗召見。欲官之。爲貴妃所沮止。白縱酒傲放。後坐永王璘事。繫潯陽獄。流夜郎。會赦還。寶應元年十一月病卒。年六十二。有詩集行。世稱詩仙。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

今亦人也  
勿心とせぬ。

使つてとせぬ

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卽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



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為。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祕。書。郎。中。閒。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

青萍。劍名。結  
綠。宋之玉名  
薛燭。秦客善  
相劍。卞和善  
識玉。故曰長  
價。

穢視聽。恐雕蟲小伎。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推下流。大開獎飾。唯君侯圖之。

峨眉山月歌

唐李

白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三。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遊洞庭湖

唐李

白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

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



唐岑

參

岑參南陽人。文本之後。天寶中進士。官至侍御史。能詩與李杜相頡頏。遷嘉州太守。退居杜陵山中。卒。死于蜀。有集八卷。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草。崑崙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將送君。秦山遙望隴山雲。邊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誰喜聞。

蘇建傳

漢

書

漢書。後漢班固所撰。固字孟堅。九歲能文。及長。博通載籍。明帝時。典校秘書。續成父彪所著西漢書。及作兩都賦。與頌記若干卷。永元四年卒。年六

才或字幼

十一

亡翁侯。趙信也。

移中。廐名也。移音移。

丈人。尊老之稱。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為遊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廐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



泥野侯趙破  
奴也。

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以  
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  
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  
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  
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  
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  
後隨泥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  
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  
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  
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

左伊秩訾。胡  
官之號也。

燼。音於云反。  
謂聚火無焱  
者也。

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  
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  
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  
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  
我。見犯。廼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  
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  
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  
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  
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醫鑿地為坎。置燼火。覆  
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



單于近臣衛律自謂也。

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

若汝也。

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去謂藏之也。

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



繳音斫生絲縷也。可以弋射。  
檠謂輔正弓弩也。  
服匿如豐用以受酒酪穹廬旃帳也。  
丁令胡之別種。

長君武兄嘉孺卿武弟賢

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亾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天不敬。伏劒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

騎亾。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亾常。大臣亾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亾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



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驢。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

區讀與甌同。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也。

曹劌劫齊桓公柯盟。復魯侵地。

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贖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



物故謂死也。

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屬國。大將軍長史。

宣帝中  
霍光  
武也

平恩侯許伯  
平昌侯王無  
故樂昌侯王  
武也。

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



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

漢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以為名。

方叔召虎仲山甫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

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廉頗藺相如列傳

練習

史

記

史記前漢司馬遷所撰。遷字子長。太史談之子。本初中為太史。李陵降匈奴。武帝怒甚。遷極言陵忠。武帝疑遷為陵游說。下腐刑。乃抽石室金匱之書。上紀黃帝。下止獲麟。作史記。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

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疆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疆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柰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



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

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

賓。通。客。曰。介。主人曰。償。九。賓。迎。客。之。盛。禮。唯。天。子。迎。上。公。列。九。賓。



璧從徑道入。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

嘻。乃驚而怒之辭也。

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



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

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

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尙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



肉袒者袒衣而露肉也。負荆者荆楚也。可以為鞭也。刎頸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

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

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灌夫列傳

史

記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



麾下謂大將之旗。

太尉周亞夫也。

交漢書作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彊。

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囚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囚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

輕重禮數之輕重也。

使酒。因酒而使氣也。

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

嬰與夫共相提攜。有入生平慕嬰。夫後

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穎川。穎川兒乃歌之曰。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

I let run down my watch  
to dawn upon - to occur in one's mind.  
to make out = 看透了



to act upon  
the ramband file  
of mankind  
= ordinary people

to speak one's mind  
to free one's mind  
to carry all before one  
you are awfully stuck

見其失職而  
頗弛慢。如此  
者共排退之。  
不復與交也。  
譬如相對挽  
繩而根格之  
也。  
丞相武安侯  
田蚡也。  
仲孺灌夫字  
服謂喪服。

宜往言丞相  
必往魏其第  
也。

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且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

鄂一作悟

屬猶委也付  
也。若今人舞  
訖相勸也。

相尙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

I am at my wits end  
dwell upon = 吟視

to run to seed  
to go to waste



蚡娶燕王劉  
澤子康王嘉  
之女為夫人

膝席下席而  
膝半在席上

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  
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  
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  
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止俱  
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  
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  
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  
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  
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  
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

屬之強之也。

咕囁。附耳小  
語聲。  
李廣為東宮  
程不識為西  
宮。  
斬頭云言  
不避死亡也。

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  
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  
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  
咕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  
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  
頭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  
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畱灌  
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  
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  
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



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囚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

匿其家恐其夫人復諫止也

東朝太后朝

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腴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閒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陵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脰大於股不折必

仰上漢書無不字  
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欲作反事也  
天下有變謂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

披分析也



駒馬駕著轅局趣纖小之貌。  
 藉蹈也。以言蹂藉也。  
 石人謂帝不存也。  
 設者脫也。  
 宗室外家。嬰景帝從舅。蚡太后同母弟。漢書無宗室二字。可從。

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

一老秃翁。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  
 自喜。謂自愛重。  
 辭。齧也。

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

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



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家丞封以家丞印。封遺詔也。非風病也。乃有蜚語。蚘偽作飛揚誹謗之語也。呼服謝罪。言蚘號呼謝服罪也。襜褕。謂短衣。

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瘵。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

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過秦論

漢賈誼

誼

賈誼洛陽人。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薦之。召為博士。時年二十餘。超遷至大



中大夫。誼謀改正朔與禮樂。絳灌等毀之。出爲長沙王太傅。帝後思誼。召拜梁王太傅。上治安策。孝文十二年卒。年三十三。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商鞅伐魏。魏獻河西之地以和。

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中山宋衛也。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



二周。謂東西

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匹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

陳勝字涉。陽城人。秦二世元年秋起兵。

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匹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非銛於



鈞戟長鑿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蘇秦說秦惠王

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卷。東西周各一。秦五。齊六。楚趙魏各四。韓燕各三。宋衛中山各一。其事上繼春秋。下訖楚漢之起。凡二百四十五年。記戰國游士策

李九我曰。一篇文意。只以兩句斷破。何等筆力。何等識見。

東西爲橫。秦地形橫長。故合六國連秦曰連橫。

謀。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殺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



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泛言諸侯約信連結。章理以言闡出道理。辨言，辨察之言。偉服，儒者盛服。如縫掖之類。此言文章徒足以致亂。

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辨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

元長也。首也。人萬物之長。故呼人為元。元元猶人也。嬴纍通。纏繞也。滕，束脛邪幅也。躡，屨通。草履也。

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贏滕履躡，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紕，嫂不為炊，父母不與



陰符。太公兵法也。伏而誦之。簡之使精。練之使熟。揣摩之使精。揣摩。以我所學之精熟者。揣摩時務之切。而用之。世主之情而中之。此遊說妙訣也。烏集闕。即燕闕名。猶言由燕之烏集闕。摩而過之。以見趙王也。關不通。即所

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鍊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哉。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

謂秦兵不敢窺函谷關者。

式用也。言服從天下。用於政。而不用於勇。用盡於廟之內。而不用兵於四境之外。

洛陽。秦故鄉也。側目傾耳。不敢正視聽也。匍行。紆行。匍

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太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樞樞之士耳。伏軾擗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



伏。伏地也。

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馮煖客孟嘗君

戰國策

草菜也。具饌具也。孟嘗君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此比食菜之客也。缺。劍把也。歸來猶歸去來也。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魚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

記。疏也。習。計會。謂習計算者。責。逋財也。

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缺。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僇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



券契以木牘為要約之書。以刀割之。彼此收一。責則合驗之。

合格

賈利之謂因

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

薛求富。若賈人貪利也。

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馳。誠孟嘗君曰。千



服劍。王所自佩劍。

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賚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詔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左師觸讐說趙太后

戰國策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

太后惠文王

威后。長安孝成王母弟。

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讐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

人有郤。則邪入為疾。忌言疾。故曰郤。

黑衣。戎服。衛王宮。割愛使離左右也。暗



射長安身上。  
填溝壑謂死也。  
異殊也。  
燕后。太后女嫁燕者。

趙之爲趙。上趙氏。下趙國也。謂晉卿爲諸侯。主謂簡子襄主也。

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甚。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

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仁則榮章

孟

子

孟子。周孟軻所著也。孟軻受業于思之門人。道既通。游歷齊梁諸國。天下



方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  
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  
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  
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  
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  
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豳風。鴟鵂  
之篇。周公之  
所作也。迨。及  
也。徹。取也。桑  
土。桑根之皮  
也。  
詩。大雅。文王  
之篇。太甲。商  
書篇名。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孟

子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  
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  
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  
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  
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將朝王章

孟

子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

寒疾。感冒之  
類。

函。甲也。  
巫者。為人祈  
祝。利人之生。  
匠者。作為棺  
槨。利人之死。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

采薪之憂。病也。猶言采薪餘勞也。

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

達尊。言其尊達。上下古今也。

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



尙加也。

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逢蒙學射於羿章

孟

子

羿有窮后羿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

乘矢。四矢也。

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有天爵者章

孟

子



孟子曰。有<sub>レ</sub>天爵者。有<sub>レ</sub>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sub>レ</sub>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sub>レ</sub>已矣。

高等漢文新讀本 終

孟子曰。有<sub>レ</sub>天爵者。有<sub>レ</sub>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sub>レ</sub>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sub>レ</sub>已矣。

明治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印刷  
 明治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發行  
 明治四十二年二月七日 訂正再版印刷  
 明治四十二年二月十日 訂正再版發行

高等漢文新讀本

定價金參拾五錢

著作 島 田 鈞 一

東京市神田區南乘物町九、十番地

明治圖書株式會社

專務取締役 坂 本 嘉 治 馬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南乘物町九番十番地

明治圖書株式會社

電話本局八九二 振替口座四九一五  
 電話本局一六四 電信零號



發行

圖書刊行會

北京中法大藥房

發行所

發行所

發行所

發行所

發行所

發行所

圖書刊行會

北京中法大藥房



